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五十七回 小義士戲耍高家店 山西雁藥酒灌賊人

且說艾虎他們定好了主意。原來他們這四個小賊貼上蘇相公了，答訕著蘇相公說話：「今天宿在那裡？」蘇相公說：「走路看天氣說話。」小賊說：「天也不早了，就宿在頭裡罷。這裡有個高家店，房屋乾淨，吃食便當。按你又是個唸書的人，走也多走不了幾里地，又沒腳力。」蘇相公說：「承你們幾位指教，這是個高家店？」小賊說：「拐過彎就看見，就是這一座店。」就聽見那邊小河南車「吱吱吚吚」響，跟車的說話。按說徐良說話可是山西的口音，這要寫在書上就不能按山西口音了。要論山西的口音，盆朋不分，敦東不分。不信，諸位與山西人說話，就說「棚底下有一個大盆，到東邊敦一敦。」要教山西人說：「盆底阿有一懷大棚，到敦邊東一東。」要是「打油」，他告訴「媽惱」；要是「買蠟」，他就說「媽油」。再說前套《七俠五義》，有段男女錯還魂的節目，屈良、屈申兩個人說話，下面都要綴上山西的字音。這可不能，是何緣故？正續的《小五義》二百餘回，盡是徐良的事多，若要徐良說話，字字綴上山西的口音，看的反覺不明白，聽的也覺發亂，倒不如還是《洪武正韻》，倒覺爽快。

閒話少敘。單提徐良，嚷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實為可惱，還慢騰騰走呢，天氣不早了。若要是趕不上道路，那還了得！比不得不要緊的東西，這個東西若不留神，要有點失閃，什麼人擔架的住？自然沒你們的事，我要賣個家產盡絕，連我的命饒上，也不值人家這一箱子東西。打算是鬧著玩的，還不快走呢！」可巧又被小賊聽見，又調坎兒說：「合字，招老兒把合，念奚決悶字，直咳拘迷子。」說的是：伙計，用眼睛瞧一瞧；「念奚」，是山西人；「直咳拘迷子」，是值好些個銀子。小賊就顧不得跟著蘇相公了，一轉身就奔了小車來了，搭訕著徐良說話：「掌櫃的，你這是上那裡去？」徐良說：「你瞧我頭上戴的像掌櫃的呀，身上穿的像掌櫃的？」小賊說：「聽你說話是山西人。山西爺們做買賣的多，你那行發財？」徐良說：「小買賣，教你們幾位恥笑，保鏢。」小賊說：「原來是達官爺，貴姓？」徐良說：「姓揆，叫揆人。」小賊說：「玩笑哇。你要揆誰？」徐良說：「戚謝鄒俞的鄒，仁義禮智信的仁。你們幾位大哥貴姓？」一個說：「姓李，姓唐，姓劉的，姓奚的。」徐良說：「原來是李、劉、唐、奚四位大哥，外不流糖溪。」小賊說：「咱們四個人怎麼湊合來著？你別這麼叫我們了。你保的是什麼鏢？」回答：「紅貨。」又問：「什麼紅貨？」回答：「這箱子裡頭有映青、映紅、珍珠、瑪瑙、碧璽、翡翠、貓兒眼、鬚晶、髮晶、茶晶、墨晶、水晶、妖精。」小賊說：「你別混鬧了，那麼妖精呢？」徐良說：「真有拳頭大的貓兒眼，盆子大的子母綠，兩丈多長的珊瑚樹。」小賊說：「你順嘴開河了。別的都行，你要說是兩丈多長的珊瑚樹，這箱子共有多長，裡頭盛的下麼？」徐良說：「你不知道，珊瑚樹是兩丈多長，人家把他鋸的一截轆一截轆的，裝在箱子裡頭。」小賊說：「你今住那個店裡？」徐良說：「老西正沒主意呢，道又不熟。」小賊說：「前邊有個高家店，這個是頂好了。你這裡頭有要緊的東西，是更穩當。」徐良說：「李、劉、唐、奚四位大哥，你們住那裡？」小賊說：「我們就住那裡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們幾位不棄嫌，咱們都住在一處。」

小賊說：「敢情好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就是那麼辦了，咱們到那裡拜個把子。」小賊說：「我瞧著你們這位，推車子也推不動了，我們替你搭著罷。」他們暗地裡議論論說：「這個人說話可沒準，咱們替他搭車，較量較量這個分兩，真是好東西必有分兩。」故此這才要替他搭車。徐良說：「那可不敢勞動。」小賊說：「些須小事，那算什麼。更不用推著，我們搭著就得了。」隨即接將過來，往起一顛，分兩不小。這幾個小賊喜之不盡，以為是真正的好東西，搭起來就走。山西雁後邊跟隨。

拐了一個彎兒，就到高家店，大門上頭有塊橫匾，沒有字號，就寫著「高家老店」。

兩邊板凳上坐著幾個伙計，內中有兩三個叫了一個「王」字，姓劉的就一使眼色，山西雁就明白了八九。復又說：「你們幾位打那裡來？」小賊說：「我們上岳州府去。」

店中伙計問：「這位是誰？」小賊說：「這是達官爺。」伙計問：「達官爺貴姓？」徐良說：「姓揆，叫揆人。」伙計說：「別玩笑。」小賊說：「姓鄒名叫鄒仁，是鄒達官爺。」伙計說：「有三間東房。」他們就把小車搭到東房門口，徐良就把箱子解下來搭到屋裡。是何緣故？徐良是怕他們撬開瞧瞧，說是紅貨，怎麼成了黑貨了？到了屋內，也不洗臉，也不喝茶，就要飯吃，要一桌酒席，五瓶陳紹。酒席擺齊，李、劉、唐、奚說：「我們可是點酒不聞。」山西雁說：「序齒是李大哥當先喝，第二盅才是我喝。」

姓李的說：「我是點酒不聞，實在不能從命。」山西雁說：「你不喝，我也不喝，咱們這酒就不用喝了。」姓李的說：「我這酒喝了就躺下。」徐良說：「對勁，我也是如此。」就把酒遞過去。姓李的說：「你可喝二盅。」回答：「大哥喝罷。」小賊咬著牙，一喝而乾，一歪身躺在炕上。姓劉的說：「我給達官爺斟上。」徐良說：「對了，你斟的你喝，連我女人給我斟酒，我還不喝呢。」強逼著叫這姓劉的亦喝了，也就躺下了。

讓唐大哥飲，任憑怎麼讓，也是不喝。山西雁一回手，「嗖」的一聲，把刀亮出來，「咚」的一聲，把刀往桌子上插，一瞪眼睛說：「老西將酒待人，並無歹意，若不喝，今日有死有活。要是序齒，你比我大，老兄弟，我絕不讓他喝。」姓奚說：「哥哥，你喝了罷。」唐姓一飲而乾，也就躺倒了。姓奚的說：「我可不給你斟了，你自斟自飲。」

山西雁說：「我自斟自飲。」把酒斟上一看，此酒發渾，酒盅兒裡頭亂轉，明知若是喝將下去，準是人事不省，說：「奚大哥，你替我喝了罷。」姓奚的說：「殺了我我也不喝。」山西雁說：「你瞧我喝。」往前湊了一湊，一伸手把姓奚的腮幫子捏住，拿起酒來往嘴裡硬灌。「哽」的一聲，還晃搖了一晃，一撒手，翻身便倒。把刀起下來要殺，就聽見外面「咳嗽咳嗽」。

徐良一看窗櫺紙破損的地方，往外一看，見外面來了個病人。就是胡小記教喬賓攙著裝病，全是艾虎的主意。艾虎教大爺、二爺遠遠等著，他跟著蘇相公。見他們進店，伙計問他：「就是二位？」回說：「不錯。可有上房？」伙計樂了——沒有小賊跟著，他們多分一成帳。跟到上房，打洗臉水，烹茶。少時間了問來歷，問要什麼酒飯。童兒說：「我們相公爺吃素，我的飯量小，我們吃這飯就是點染而已。」伙計說：「是進我們店裡來，都是財神爺。相公吃素也容易，烙炸豆腐軟筋。」童兒說：「我們一概不要。」伙計說：「吃什麼呢？」童兒說：「有豆腐湯麼？」伙計說：「不好吃，就是老湯燴豆腐。」童兒說：「就是我吃兩口就得了。拿饅頭，有點好鹹菜就行了。你可別看我們吃得少，先說明白了，兩弔錢酒錢。」伙計說：「照顧一個大，我們也不敢慢擔不喝酒麼？」童兒說：「不喝，先取饅頭出來。」到了灶上，嚷道：「要碗豆腐湯，咳咳的迷子，先檢兩碟饅頭。」早被艾虎聽見，回去教給了兩人。胡小記躬著腰，喬賓攙著，「哎喲哎喲」的就進了店裡。伙計問：「作什麼？」回答說：「這是我哥哥，有病才好了，見了我一喜歡，要出來走走，走了一里多地，我教他回去，他說還要走走。又走了一里多地，他還要走走，把個病也重勞了。我先同著他到店裡歇歇，能走走，不能走就住下，借你個地方坐坐。」大影壁前頭有張桌子，兩條板凳，胡小記在東邊哼不斷聲，喬賓在西邊看看。上房就問：「我們的菜得了沒有？」答應：「就得。」伙計催著快作。不多一時，炒杓一響，伙計拿著個托盤，把一大碗豆腐湯放在盤內，伙計單手一托，胳膊上搭著塊毛巾，出了廚房。正走到胡大爺眼前，大爺「哎喲哎喲」一歪身，往地下一倒，絆在過賣伙計腿上，「爬噉噉」，盤也扔了，碗也碎了。徐良看得明白。說話之間，「嗖」的一聲，打房上躡下一人。若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